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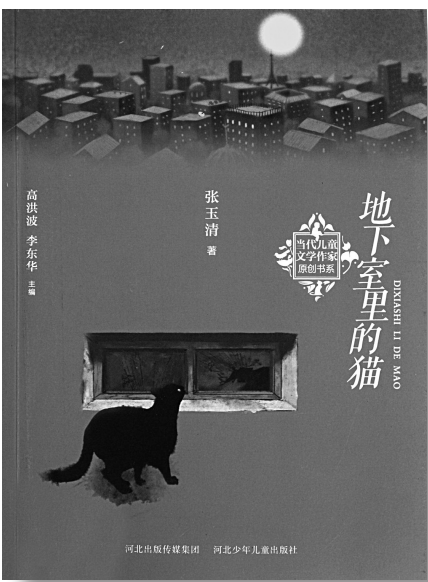
巧手精读

玉清的小说集《地下室里的猫》最为打动人,是整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一种忧伤的气息。这里说的忧伤并不是指故事的忧伤,结局的忧伤,或文字的忧伤,而是作家的情怀。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作家面对人性幽微处的忧伤情怀。为什么是忧伤而不是惨烈(作品中的有些情节完全够得上惨烈)?因为玉清的这些作品,其主旨显然不在于表现自己的童年经验,而呈现一个惨烈的成长烦恼抑或成长的痛苦。他把笔力集中在对人性的幽微处的洞察和展现。幽微处的这种展示可能会惨烈,也可能不是那么惨烈,所以依然是一种忧伤。

比如说集中的同名小说《地下室里的猫》。一个天然的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孩子,被现代医学手段以爱的关怀和治疗的名义,生生给治成了一个木然的渐失良善的“正常人”,究竟谁是病人?谁是正常人?人心底未知的恶和麻木为什么如此容易被激活了?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在声声永远不会衰退的猫叫声里,小说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疑问。玉清的这篇小说以简洁的文字,尽量摒弃一切抒情因素,直呈了一个事实。事实在这里就是全部,就是一张打开的人性地图,或明或暗留给每个读者判断和思考,小说透着卡佛简洁主义的精髓。

又比如说《朋友》。虽然《朋友》这篇小说在结构上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玉清在这篇小说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小说家应该做的事情。《朋友》说是友情里的忏悔,这篇小说其实是关于一句话的故事,只是一句话而已。在一场重要考试面前,是否应该提醒自己的好朋友不要把眼镜落下?这句话你究竟说还是不说,这句话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可能谁也不曾意识到这句话未说出的话的重要,但事实上这句话的确影响了一个人,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甚至更多人的一生。

玉清非常冷静也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



一点。半瓣花和一粒沙里,瞬间的选择让生活世界的急转发生得是那样的不留回音的余地,一句话就是一道界河,是人性的良善与阴郁之间的界河。在整部小说集里,玉清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各样一不小心就要碰到的界河,都是个体生命在成长经历当中,无处不需要面对的人性幽微处的那一次抉择,那一道界河,如果你迈好了,你就迈向了温暖,迈向了光明。如果你不小心踏错了,你就走向了阴郁,走向了幽暗,甚至走向了一辈子的忏悔,走向了罪,走向了恶。这是玉清的一大贡献,把人性幽微处被忽略的却又至关重要的界河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玉清的小说是忧伤而不是批判或者鞭挞之类,也是由玉清在小说中所持有的情感立场决定的。都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玉清该是深谙此理的。《宠物猪》被一些人认为是篇幽默小说。应该说这篇小说的确有幽默的潜质,但是我更看重的,还有

《到林姨家做客》,是玉清在小说中对一些我们在漫不经心的随意当中对孩子的敏感的内心里带来的伤害的呈现,的确是伤害了,也的确是在非常漫不经心中造成的。玉清在呈现这些漫不经心的伤害的时候,他显然是带着理解、带着同情、带着宽容的。因为善恶只在一念间,在人性众多的界河面前,我们如何自处,是玉清小说的深意,也是他在给他的读者一些善意的提醒。

《和诗人在一起的日子》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花季女孩用自己的天真与美好勾画出了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现实面前无情地碎了一地。诗人这个形象,在此既是女孩梦想的现实呈现,也是不那么美好的现实的寓言。作品将一种极度敏感脆弱而又可能美好的感觉的碎裂与细腻细腻真实地呈现了出来,这是人性中的无奈时刻,玉清对此力道的把握是准确精到的,在朝人人性的忧伤里,小说因为作者些许的温暖和无奈而更有直击心灵的力量。

如果说《和诗人在一起的日子》是一星终被熄灭的火光,那么《牛骨头》就是生命的寒冬里摇曳着的一星弱火,虽然微小,却给人暖意和力量。玉清的小说从来不回避生活的惨痛、苦难、尴尬和卑微,他努力地用自己的文字和情怀照亮它们,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惨痛、苦难、尴尬和卑微才不至于堕入绝望,而是生出一些感动后的向上的力量。我以为,这是玉清写作的特点,更是他创作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还有玉清展现出来的写作姿态。王泉根认为玉清的写作展现了一种属于80年代写作姿态。我想说,在这个小说集里玉清秉持的写作姿态,有对既有的伦理道德约束的质疑,也有在清醒的善意下以温暖的目光来洞察幽微,因为是人性的幽微,甚至是人性的缝隙里面一些阳光照不到的幽暗。玉清以温暖去洞察这些幽暗,所以这个幽暗也因为玉清的呈现而变得温暖起来。我觉得这依然

是玉清坚持了一种儿童文学的美学观念来进行创作的原因所在。他充分考虑到作为接受对象的儿童的阅读期待和审美期待,以及他们的阅读能力。

在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鸟语花香的儿童文学市场里,玉清走的是一条有点冒险的写作道路。他不生产糖丸,也拒绝哗众取宠的苦难和艰辛,而是在简约的言语中勾画生活的暗影,刻画人性的暗影。尽管他的作品里不乏心灵、生命的苦痛,也有不少少年面对死亡的时刻。他的坚持究竟有何意义?在批量生产糖丸、习惯于把一切都裹上一层糖衣的年代里,孩子们承受苦难的滋味的能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忧着,作为生命中不可能缺少的忧伤和疼痛的经验正在被市场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那么忧伤与疼痛来临时孩子该怎么办?刻意的回避只会导致最终的惨烈。而且今天的孩子,我们的花朵难道就是整日没心没肺地在阳光下幸福地成长吗?成长为一个对忧伤和疼痛没有任何免疫力的高智商、低情商的怪物?自杀的,跳楼的,离家出走的,惨痛的事件正在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着,让幻想“天真”而“单纯”的成年人措手不及。作为一个作家,他无法挑战体制,也无法改变体制,但作家的笔起码可以提醒我们的小读者们,起码可以给他们提高一点免疫力,让他们面对困难时有一些间接的经验。玉清做的,正是这样的努力。

在肯定玉清的写作姿态和方向的同时,也需要指出,他的这部小说集里的一些作品,在情节结构和叙事节奏上,都有值得打磨和推敲的地方。比如说《朋友》《手拉手》,相似的情节设置,过于依赖偶然的叙事推进,都是一个成熟的小作家应该尽量避免的。此外,玉清的小说取景的是他少年生活的年代,生活场景、情感表达、心理细节等对今天的读者而言都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说,对于当下生活和精神的记录,依然期待玉清能够继续深入挖掘。

短讯

6月2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术报告厅,儿童文学作家苏梅迎来她第一次新书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这时候,距苏梅发表第一篇作品的1995年,已经过去了18年。18年,正是一个小生命成人的时间;而苏梅的文学创作,也在这18年间,从一棵微弱的、刚刚露土的芽尖,慢慢长成了今天的枝繁叶茂。童话集《红红的柿子树》、“苏梅自然童话绘本”、“苏梅数学童话绘本”、“苏梅科学童话绘本”,在2012年年底到2013年上半年集中推出,厚厚的一摞,是苏梅创作上的“成人礼”。朱永新、石雅娟、束沛德、金波、樊发稼、王泉根、海飞、徐德霞、汤锐、韦苇、欧阳东、张国龙、汪玥含等,数十位儿童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专家,为了幼儿文学,为了苏梅的成绩,相聚北师大,共同研讨苏梅的成长,以及文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童年的成长。

可能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最初写作的苏梅也许并不是因“作家梦”的指引,而是整天与孩子为伍的生活不断地撩拨她,终于触动了她潜藏的文学的神经。当时的苏梅,是一位尽心尽职的幼儿园老师。一直关注苏梅成长的金波注意到,苏州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从幼儿园老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儿童文学作家特别多,幼儿园教育的经验以及苏州浓厚的文学氛围给了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和苏梅一样,从幼儿文学创作入手,这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因为在金波看来,幼儿文学“涵盖了儿童文学创作所要求的一切技巧”。它的短小,它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在清淡的外表之下,作家要具备更丰富的想象力、更凝练的语言、更严谨的结构。金波认为,从作家自身的成长来说,从事幼儿文学的创作有助于作家境界的修炼,因为幼儿文学创作要特别小心,不容许有一点杂质,要有一颗纯真的心,要“平和、谦和、亲和”,它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像孩子一样地写自己”。

因为是同乡,评论家束沛德对苏梅笔下的世界更有共通感。年过八秩的他,居然在阅读苏梅的过程中,清晰地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在苏梅的作品里“重返”故乡,“重返”童年。他评价苏梅的绘本系列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直关心、关注、帮助苏梅创作的前辈,他为苏梅的成长感到欣慰。

教育家朱永新也高度评价苏梅的创作,他还提出建议,希望苏梅的绘本能降低成本,以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村家庭能接受的价格,走进更多孩子的阅读,让这些佳作在孩子们的成长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孕育、发酵、探索,“绘本”在童书业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版块,也是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发力要主攻的领域,尤其本土原创图画书,虽然曾经极其惨淡,但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强劲,已经出现了一批精品佳作。中国版协主席海飞认为,中国童书已经进入了一个“图画书时代”,苏梅的幼儿文学创作和“苏梅自然童话绘本系列”的创作出版,适逢其时,并以自身鲜明的特色,给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注入了一股值得关注的力量。

也正是对中国图画书市场的信心以及对苏梅作品质量的信任,让初涉童书出版的中国城市出版社能如此不惜成本地高调投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与作者、小读者、热心妈妈以及多家阅读机构反复沟通、打磨,推出了18本苏梅童话绘本。该出版社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将继续加大在童书出版上的投入,虽然目前童书市场竞争激烈,但是他们依旧对这个领域的生长性抱有信心。

研讨会的最后,苏梅以感恩的心表达了她和儿童文学相遇的幸福。她说自己只是一颗小小的沙粒,因为遇到了儿童文学,她得以在文学海洋里历练、打磨,才有了一点珍珠的光泽。

虽然还不完美,但这颗小小的珍珠已经焕发出属于自己的、引人瞩目的光芒。(刘秀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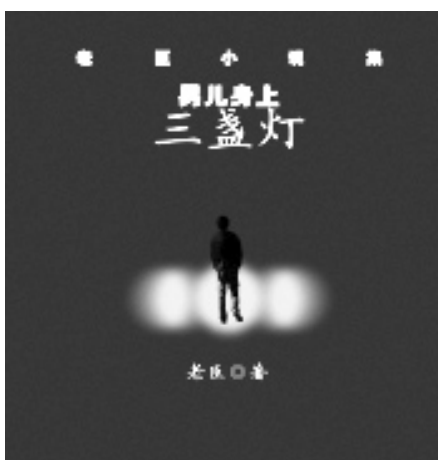
书讯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探讨儿童文学教育

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侯颖著的《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把这一话题放在多种文化关系中考量,从儿童自身精神生命空间、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经典文本、小学语文教育、儿童阅读和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等多个方面,梳理出儿童文学教育复杂的呈现方式和丰富内涵,提出儿童文学现场学的理论,从而探究出儿童文学独特的诗意思格。这种多位融通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考空间,是一本扎实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该书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对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儿童文学作家、少儿读物编辑、小学语文教师和家長提高儿童文学素养,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文平)

短评

老臣少年小说集《男儿身上三盏灯》



老臣,一个经过30年文学磨炼的作家,拥有一颗不断自省的内心。他曾一度搁笔,却从未远离文学。当他“重新出发”时,儿童文学,在他的笔下又呈现了全新的意蕴,他更注重锤炼“内功”,涵养“水源”,开掘“空间”,维护思想性的深沉与高远,艺术性的高端与纯洁。

这本《男儿身上三盏灯》,由14篇中短篇小说组成,是一部精华的集结。其中每个少年的成长故事,都凝聚了作者力透纸背的思考。小说内涵的深沉凝重,艺术上的精致讲究,整体意境、气蕴的雄浑、高远,既延续了老臣小说一贯的乡土与自然的写实风格,又有面向新时代、新问题的积极思索,特别是都市少年在接受生活挑战时的心灵嬗变。与他前期的少年小说相比,今天老臣的小说内涵更繁复、更深刻,外在风格上也呈现出摇曳多姿的风姿。

“成长主题”是老臣小说突出的主旨,他多视角、全方位地聚焦少年的精神成长,揭示了少年如何在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中,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的情感纠葛中,甚至是面对生与死的极限考验时,经过艰难的博弈,甚至残酷的炼狱,突破自我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樊篱,建立起强大的内心世界,勇于承担生活考验的过程。《男儿身上三盏灯》《尊严》《和父亲出门远行》《迷鸟》《图苏拉冰川》《风中的额济纳》(来自北方的狼)等都是典型的成长小说,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为主人公设置了极端的环境。客观现实环境的恶劣,少年主观精神的弱点,成为一对矛盾体,但是在主客观相搏斗与调和的适应过程中,主人公能够战胜自我,丢掉“小我”宇宙当中软弱、幼稚、自私等等人性不完善的一面,从而完成一个里程碑式的“成人仪式”。《和父亲出门远行》写了在东北冰天雪地的环境下,父亲面对情感的忠贞,舍己救人的壮举,男子汉的满腔豪情、英雄气概,自然而然地令少年桂桂秉承了父亲的性格,成长为儿。故事就是要在如此惊心动魄的环境下,凸显成长的重要瞬间。《尊严》选取了生活的横断面,记述了12岁的男孩亮亮怎样在“满轮”庆典上完成自己的成人仪式,成为“李家成”,而内心渴望成长、渴望独立的呼喊,终没有敌得过金钱与权势的压迫,他的生命尊严依然被压抑着。

老臣的小说不回避悲剧,但他笔下的悲剧却不令人绝望,痛定思痛之后,多是希望的曙光,正如小说中提及:“男儿身上三盏灯,与生俱来。走得端,行得正,身上的灯不会被自己的错误行为熄灭。一个身上明灯闪亮的人,会蔑视各种各样的黑暗。”作者无论将主人公置身于大自然中、乡村中抑或都市中,总能提取出人性中向善的力量,本真未泯的童心、蓬勃滋长的生命力,舍我其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与民族气质整合下对少年儿童的一种审美期待。《月光的价钱》直接写了童真无价,美丽心灵;《开往秋天的地铁》则写了都市少年在父亲设计好的一场心理较量中,通过细腻的心理博弈刻画,表达了少年本真的童心未泯,善的力量的伟大。让人们看到新时代少年的精神丰姿,让人们感动常在,保持达观心境,这亦成为老臣小说新的精神主线。

如果在少年小说的叙事上观之,下为老臣的作品,不难发现,他突破了早期乡土叙事的单纯结构,更注重不留痕迹的打磨,叙事的张弛有度,结构的考究,气韵的饱满、生动,呈现了精巧与大气兼容并蓄,略显苍凉雄浑的审美风格。从总体上看,他非常注重小说外在形式的创新尝试,如果说他的乡土题材小说注重的是叙事,是情节,那么他的非乡土题材小说则在注重故事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心理、感受、情绪、反思,及整个意境的营造。《图苏拉冰川》《风中的额济纳》两篇小说将都市少年放置在遥远的自然环境中,突出了自然的力量对他们心灵的征服与改造,心理体验成为小说笔墨集中所在。《开往秋天的地铁》更是将心理刻画做到了深刻。《雄心·化蝶》则借助了动物寓言的象征,意在揭示一种达观心态,注重氛围的营造。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表达,我们都会看到一个隐含的精神主体,一个强大的叙事主体在小说里出现,这,即作者的目光,作者的语气,在掌控着故事,在把握着整个故事的节奏与气息,所以读者往往感到其中贯通的气韵、饱满的激情。

相信重新出发的老臣,将会更加理解少年,理解少年成长博弈之痛,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为追求,向经典之路不断进发!

冯辉岳散文的朴素之美

吴然

台湾有许多少年儿童写散文的作家,冯辉岳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很喜欢的散文高手。

我是十多年前才有幸读到冯先生散文的。当时,主持台湾《民生报》儿童副刊的散文名家桂文亚,为丰富“学生书房”,策划出版了大量图书,这当中有好多是散文集。在她寄给我的书册中,冯先生的散文集就有两本:《岗背的孩子》和《阿公的八角风琴》。那年在去看望父母途中,我读完了《岗背的孩子》这本书。火车的轰鸣,车厢里的嘈杂、拥挤,没有影响我的阅读。我被冯先生文字的朴素之美深深感动了,被弥漫融化在字里行间的亲情、乡情深深感动了。当时我曾想,要是大陆的孩子也能读到冯先生的作品,那该多好啊!这个想法,今天居然像梦一样的实现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桂文亚主编的“海岸线书系”,冯先生的散文精选集《永远的钟声》名列其中。

冯辉岳先生的家乡横岗背(简称“横岗”或“岗背”),是台湾桃园县的一个小山村。冯先生的父母不识字。父亲一生务农,“不管天晴或下雨,天一亮,父亲就荷锄到田里去”。锄头“天天陪着父亲出门,就像士兵离不开枪,锄头是父亲的好伙伴”。(《父亲和他的锄头》)母亲呢,种菜、养鸡、养鸭、帮着干农活。这是一个勤劳温厚的农家。从小父亲就带着他下田干活,教他各种耕作的技巧,希望他初中毕业以后,也当个下田耕作的农民。他自己本来也想像父亲那样,“做一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好农夫”。因为老师的“训勉和鼓励”,也因为他的聪慧与勤奋,在一所新建的山区中学读完初中,他考取了师范学校,最终继承的是老师的衣钵,不仅成为一名小学名师,而且成为出色的广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

读冯先生的作品,你会注意到,他的散文总离不开他养他的家乡小山村横岗背,也总离不开他的童年。在他的童年,也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岗背,是贫瘠落后的。不过,在他的记忆中,“村人微笑的脸,永远淳朴、温馨,那里的山川田园,永远美丽动人……”经过岁月淘洗过滤留下的童年影像,依然那么鲜明,经久不息地在他脑海里闪动、游移。“照水镜”的神秘、水牛洗澡的情景、阿公和胖师傅、田里的白鹭鸶、春天的树林、买油、卖茶、刮台风、露天澡堂、送猪肉的一天……这些平平常常的人和景物,让他怦然心动,感怀不已。于是,在温静的黄油灯下,他摊开稿纸,浓墨饱蘸,把故乡与童年永远的淳朴、温馨和美丽捧献给读者。

我们知道,情感是散文的血脉。好的散文,总是以真挚丰盈的情感打动人,感染人。辉岳先生对家乡一往情深,岗背的山水田园,滋润了他的笔墨。你看他这样写在稻田里“除草”的情景:“我学父亲跪在水田里,慢慢的爬动,两手不停地左右搓抹,再把杂草埋入泥中。因为手的搓抹,田水和泥巴发出啦啦啦啦的声响。小青蛙以为大怪物来了,一只又一只,唧唧剥剥地跳着逃开。……我很少有机会这样接近泥土。跪在田里,鼻尖闻到泥土喷涌上来的气息,忽然觉得满田的黑泥巴是那么可爱;青青的稻苗在微风中向我点头问好。”这是在赞美劳动,歌唱劳动呀!对泥土的亲昵,

劳作的辛苦与欢欣,淡淡的叙写中饱含深情,亲切动人。在《母亲和她的菜园》一文中,他写道:“母亲从小习惯了苦日子,工作是她快乐的源泉。她没有办法让自己空闲下来。在菜园里,母亲工作的神情十分专注,一截低垂的茎,一片枯萎的叶,一朵早凋的花,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母亲像一个尽责的园丁,关心每一棵蔬菜的生长。我常常听见她低声骂菜叶上的小虫,也常常听见她赞美翠绿的蔬菜。”情感的脉络,在字里行间流动,母亲在菜园里诗意荡漾的劳动情景,以及清澈明莹的心境,闪耀美的光芒。于是文末有了这样一段抒情文字:“五月,菜园里的菜花开了,一朵朵,有金黄的,也有白色的。菜园里没有康乃馨,母亲也不知道什么是康乃馨,她只知道牵挂孩子的身体,牵挂圈里的鸡鸭,牵挂园子里的菜。我不识字学的母亲,像许多许多乡间的母亲一样,平凡而伟大。”作者对母亲感恩、敬爱的柔软之情,澎湃在心中,流淌在笔端,读者的心不禁也泛起情感的波瀾,与作者共鸣着。

在友人、同事的眼中,身材高瘦的冯先生,“气质儒雅,说起话来,轻柔敦厚,是个书生味道很浓的人”,真所谓“文如其人”,冯先生可爱的身影,就摇曳在他朴素亲切、“轻柔敦厚”的语言文字里了。散文讲究语言文字,是一种需要静心品赏的文体。冯先生的散文堪称“美文”,文字精到别致。冯先生自己也说:“我的语言是缓和的,我的字句是浅显的;我抛开了雕琢的工具,也脱去了华丽的外衣。”这正应了四川的一句俗语:“好吃不过茶泡饭,好看不过素打扮。”尊崇的是一种本质的内在的美,一种返璞归真的朴素的美。这也正是冯先生散文的特质和魅力所在。《阿公和胖师傅》写乡村理发师胖师傅,每隔半个月,就要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来剃头。年纪大的阿公,总是最先理,孩子们只好苦等。胖师傅吱吱嘎嘎理的时候,“阿公眯着眼,妮妮说起年轻时时代的趣事,好像回到过去的时光。胖师傅一边轻声应着,一边在阿公额头刮着刮着,似乎想从那皱纹里,寻觅一桩神秘的往事”。原来,胖师傅的父亲是阿公的好朋友,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每次,阿公跟胖师傅谈起他父亲的种种,胖师傅就放慢剃头的速度,专注地听,脸上的表情也好像特别愉快。”缓和的语调,浅显的文字,把两位老友,以及胖师傅对父亲的怀念,写得情真意切!冯先生不是像匠人似的雕琢他的文字,而是像农夫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出他的每一个字!他不用难字,而是用他的心,用他温暖的微笑着的感情浸润他的每一个字,磨亮每一个字。他喜欢他的文字。他曾经表达过他的这种由衷的感情。他说,一篇文章完稿后,他竟舍不得马上寄出去,“反而当宝贝似的摆在抽屉里,一有空闲,就抽出来逐句‘品赏’、‘回味。’”这是作家苦乐自知的心境,让人莞尔的可爱。冯先生正是用他的宝贝文字,平实朴实、朴朴素素写出身边的人和事,写出一方水土原汁原味的民俗与风物。

冯辉岳先生的散文短而精,长者不过千余字,大多都以数百字收笔。这不仅方便诵读欣赏,而且是小读者练笔作文极好的范本。他的散文能让我们在火车的轰鸣与杂乱的保持宁静,我想也会让少年朋友们获益多多。



儿童文学评论

